

編後語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講，中國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成為國際舞台上最為重要的角色。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固然是一個大國，但還是一個羸弱不堪的發展中國家，而且內部經歷着在整個人類歷史上都空前絕後的大動蕩。然而，今天的情形發生了鉅變，其國際形象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國正成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其政治經濟（還有文化？）實力的全球影響力，已經今非昔比。

當本期進入最後的製作階段之際，胡錦濤主席正在美國訪問。中美高峰會中自然少不了政治經濟議題的互動和交鋒，但有趣的是，伴隨這次訪問的是中國國家形象紀錄片在美國大眾媒體上的播放。在國際關係中，對利益的追逐是永恆的；相當一些國家在追逐利益的國際互動中採取損人利己甚至以鄰為壑的行動，也是屢見不鮮的。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國際交往同人際交往有類似之處，以負責任的形象示人還是攸關自身利益的。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刊發了三篇文章，討論「中國與非洲」的關係。趙穗生系統回顧了中國在最近十多年的對非政策以及西方輿論的批評性反應。無論是緣於價值觀還是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差異，中國在非洲的行事方式與西方國家有別，當屬自然。更為自然的是，基於非我族類而生的歧異性觀感往往與自我利益的現實主義算計，交織融合在國際性的批評意見之中。面對這種情況，中國對非政策的某些調整，自然會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量，而這種考量中的一個維度就是中國在西方的國家形象。與此同時，在某些議題上中國未能因應西方批評而加以調整，主要原因在於，這些批評所指向的問題，例如增加透明度、反擊腐敗、保護勞工與環境等，不但出現在中非關係之中，而且還廣泛存在於中國內部。

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國家形象，不僅為外交政策的戰略決策者所操心，而且也為升斗小民所關注。在中國的環境中，網上評論往往比公開正式的言論更能代表民眾的心聲。沈旭暉對中國網絡社區非洲觀的考察表明，中國民眾看起來並不視非洲國家為平等的交往夥伴。一方面，中國民眾傾向於認為中國在非洲的付出太多，從現實利益計算的角度來看有些得不償失；另一方面，大家又認為為了樹立大國形象，中國還應該維持對非洲的援助。然而，就援助的具體模式，正如孔永樂所分析的，中國與西方由於價值觀的差別巨大，又生發出大量爭議。

何包鋼亦關注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但他選取文化這一維度加以探討。由於澳洲前總理是一位中國通，曾基於「誼友」的理念來批評中國，由此何包鋼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帶有儒家文化色彩的「誼友」能否成為一種外交原則，甚至轉化為一種全球文化？或許，要回答這一問題，必須首先搞清楚，即便在儒家文化佔據統治地位的中國，「誼友」是否真正成為一種制度化的政治實踐？